



滑耀編卷第三

東海石葵賈三近彙集

濟上康字王象晉重較

虞山子九毛鳳苞訂梓

傳類

疏附侯傳

陸奎章

疏附侯木理字元通號一貫君相傳其先始於結繩之世土處而露宿赫胥氏伐其族採其良而器

用之俾授將作匠繩墨名始著於臺閣理刻意深
文敢於直遠雖能取紛更而貫通之然法比詳密
莫能當其鋒天下無問內外賢不肖貴賤旦事事
必先資於理甚狎恆不冠見之唐玄宗時以木強
不疑日見親寵至任事宮掖雖貴妃亦首授約束
焉謂執法者在刪其繁亂而撮其要又謂治亂繫
於上妃由是每旦至破崖岸削邊幅拊背握手以
資之尤善於解紛萬有不齊雜然前陳不數過井

井有條不紊妃旣冠謝之曰微卿則元首叢脞矣
蓋其應變支分節解觸處皆通故經綸才爲世稱
首與嚴道金亮絳侯房施蜀人白華逐隊而趨寅
而入盡辰而出嘗自負有草昧功得封侯率先施
等用事呼爲後進獨憚金先生風采頗質成焉施
與白生數而罵曰君子不禽二毛汝禽二毛不仁
一也以潔入以污出敢行稱亂不義二也狎蓬首
之士遇正冠者輒謝之自處以不恭三也齒以剛

亡而舍垢者昌汝昧是不智四也與人交黑頭時甚密至皓首益疎翻手雲覆手雨不信五也雖毛舉細故而遇佞屈者輒聳牙易撓六也量長較短遺棄者多又何疎七也理聞偃僕而退嘗爲妃言昔天后陸沉感業寺時無毫髮之長尺寸之用吾削迹不往及稱制寵白馬寺主又烏足置吾齒牙間哉妃惡其訐以爲直曰是體解猶不變者命擊去其二齒將放歸顧其鄉櫛生批生誰可代者對

曰批生號謹密但不能容物惟捫虱而已櫛生技之間不容髮鄉黨無如理雖沒齒無怨言妃以爲然櫛生批生曰上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竟放歸乃嘆曰相者謂吾二十四齒背負如龜當十年爲首相惟身如槁木不免火厄今果遇上操掌握之權運籌帷幄之內信不偶矣而乃爲二狂生所擠擯不見容豈非命哉火厄其可逃也遂自焚死其後子孫往往削屑太甚或怒縛而解之以鋸鋸

不行輒罵曰解吾當以板徑情直行肖齒者多類
此云

清風先生傳

程楷

清風先生其先衛之淇澳人金天氏伐其國而裂
之以其半封爲平節君命之曰天下製度汝其爲
予司以其半封爲安素君命之曰天下文翰汝其
載諸炎帝初六月祝融寇中原虐甚萬國如在紅
爐中僉問計於慧工氏曰此非可以口舌爭顧不
能致者二人平節安素君耳然幣請必來來則當
無患慧工因假物色固請乃偕來平節君謂安素

君曰祝融強不可與爭鋒姑并力驅却之乃已吾有力而才不贍吾當植其樞汝必展其才闔關操縱惟吾揮兵與敵爭勝負惟汝雖然有二名者必有二心况吾與汝同所自出哉盍一其名曰清風先生安素君曰謹受約遂合力赴敵祝融知有備歛不敢肆歷三月連壁夜遯

太史公曰魏丙同心漢室以治房杜協力唐祚以與天下成於同而敗於異者皆是也彼妬忌

異謀必欲功自已出宜其僨事而敗國也

索隱考異曰清風先生有三姓其一曰紈氏漢時從班婕妤入宮中厥後寵衰婕妤作詩諷帝明年復召用其一曰羽氏三國時從諸葛武侯爲軍前指揮侯親任之出總軍旅未嘗離左右後紈氏以婕妤登薦故遂昵近女婦羽氏憤武侯功不立遂無意世故與方外士交獨清風先生有文采故與文王相友善云

清風君傳

魯藩中立

清風君姓善名行可字叔存先世未詳所自舜之時有善卷者舜以天下讓卷卷曰吾歛光抱節道遙宇宙間足矣吾何以天下爲哉去入深山莫知其處舜尚其德求其後使食邑清風蓋自是得世其封傳數十世而至行可其族遍海內外巴閩湖襄兩都吳越皆有顯者清風君獨稱冠君嘗與金如意宗辟塵友善如意時在王公豪貴掌握聽其

指揮辟塵常依侍女童子手中任其驅拂金君之
性硜硜不折宗君之貌易如弊帚以是二族不顯
於天下清風君之族獨繁而昌者以行可之無忤
於人也行可爲人精骨力美服飾足風采與人接
清風徐徐可掬士大夫未嘗不愛而置之懷袖騷
人墨卿繪事絕藝一見行可競相題詠點染爲行
可增容色借行可以傳翫于世其有狂夫不自分
間弄惡墨以汚行可面目者行可亦不與較曰彼

縱汚我我清風自在也行可審炎涼善舒卷不言
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時或我用則來
故人于座右驅酷吏于紅塵措天下於清涼拯民
庶於洪爐以至尊收司權白帝當令則卷而懷之
或秘諸函笥歛迹縮首以待陽和然時有高人達
士窮冬盛筵則曰清風君吉士也雖非其時亦不
可頃刻忘于懷袖使俗氣逼人清風君曰末流不
競塵埃滿目聖賢不能輓吾自善足矣其如彼何

哉彼亦其奈我何

海岳逸史贊曰賢哉行可清風佳契能卷能舒
不剛不貳非珪璋而有溫潤之資非琴瑟而有
中和之氣賢哉行可道高德備惜哉行可不出
其位

孔元方傳

吳應紫

孔元方字子圓其先本銅鞮人也既居中國失其
世系乃以孔爲氏始祖號王老君在周時常有愛
民利物之心及貴顯呂望器其爲人爲立九府以
尊其職而掌國用自後富貴累世子孫代有其人
老君三十世孫泉爲漢吳王濞與利吳王謀反以
罪見誅泉三十九世孫鈇仕唐又爲滕王元嬰所
厚時高宗賜諸王帛聞元嬰用鈇無所事乃賜麻

二車以愧之及元方父寶膺國重任節用愛民天下富強上甚器重之元方生而有父風性剛鯁志大不拘面冷如鐵內方正有才器嘗謂人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故顏子雖賢賴仲尼之鑄然後成仁吾則不然不學而能文不求而能用聖人之道吾一以貫之於是負其能周流四海屢涉貧困無所棄見者德之曰元方其庶乎屢空每書四字謂識者曰是火帝所授者知此可以

究國家歷數矣時年尚少人並稱爲子圓先生或勸之業舉曰以吾之才萬選萬中豈嫌流地上而以舉爲慮乎累舉孝廉不就後入京觀無所主乃訪德義從富人游屢爲權豪所昵於是廣蓄珍幣與民市易家致巨萬計所欲無不獲遂窮奢極侈築室環城起山于後圃曰銅山冶金爲窟曰金穴又市地爲埒時安樂公主等方開府鬻爵號斜封官元方以資入爵至左藏庫使旣而不樂其職曰

始吾言富不如貴故就用之日自謂登金門上玉
堂出入華省王國大計使天下之人悉蒙其利今
反爲守虜臣邪乃往見三司使韋貫之貫之與語
大悅見上數其能上召見素知其負才命力士擯
於陛欲以掇其辯且曰卿懷寶而迷邦可謂仁乎
元方頓伏默然不對徐曰陛下富有四海功崇萬
世臣之瑣才會何足數上直其對遂問曰卿欲求
用邪元方曰陛下用人當觀其才不可卽置何必

商確其意哉如臣者韞匱待賈亦未肯以小數求
售於陛下也上曰卿欲以何德致寡人曰使臣得
佐陛下當周萬民之艱危致天下之大利國用富
強家給人足上折之曰吾聞汝祖在漢時吳王鄧
通資其術而取敗其在晉時與石季倫之敗去而
與阮子爲林頭之飲卒無所事且馬援一世名臣
也不義汝祖之行夷甫一代之賢臣也諱言乃祖
之德今子事寡人進不由道大言無實此所謂躍

治之金獲用必與汝祖共貫詎能致君澤民踵高
潔之行乎元方曰陛下徒知少其過而不多其功
昔光武龍飛白水我祖奉其真符文德正位後宮
我祖昭其祕迹卜式資其義而北輸邊計崔烈厚
其術而取三公故呂尚父立九府以尊其權魯元
道著明論以申其德雖隱顯貴賤一文一字爲世
所重迨今天下聞其風者薄夫敦懦夫有立志若
臣者真所謂排金門而入紫闈者也上笑曰朕知

卿是前言戲之耳于是以名監處之命光祿大夫
魏元同著作郎盧從愿二人與之共事軍國大計
並諏焉由是貴動一時天下想望其風采久之值
軍興國用乏竭有司共計欲出之見上發其謀上
卽召入計元方條五利其一稅間架算至除陌下
民疾之未幾坐與潁川守索元禮交通去職遂轉
側不安居常若負第五琦領使盡徙其族元方竟
終於民有子數人率輕薄曰重稜重輪者尤爲世

所重其餘聚散無可紀者

唐張燕公曰孔方味甘大熱有毒偏能駐顏采
潤肌體善療饑寒困厄之患能利邦國污賢達
畏清廉貪婪者服之以均平爲良如不均平則
冷熱相激令人霍亂其藥採無時採之非理則
傷人此藥流行能役神靈通鬼氣如積而不散
則有水火盜賊之災生如散而不積則有飢寒
困厄之患至一積一散謂之道不以爲珍謂之

德取與合宜謂之義使無非分謂之禮博施濟
衆謂之仁出不失期謂之信入不妨已謂之智
以此七術精鍊方可久而服之令人長壽若服
之非禮則弱志傷神切須忌之

先庚生小傳

寧鳩子

先庚生出天干氏兄弟凡十人生行四名疆圉性
純火世居南方暇中讀易至巽之先庚三日曰道
在是矣因自號爲先庚生生豐頭方額隆準貌相
奇古人呼爲鐵面公比長挺然成立尤閑于俎豆
禮祭春秋時因二仲得從孔子游後門弟子以酒
饌進孔子不遇生不敢進其見重于人如此子曰
吾未見剛者或對曰先庚生子曰先庚生其殆庶

幾乎必鍛鍊淬礪乃成器也生堅強峭銳遇事多
露鋒芒每語人曰吾早得從毛生當處囊脫穎去
矣安能終瑣瑣與木石居也秦併六國作阿房生
蹙然曰惡用是磷磷者爲哉及後召若族十二人
置咸陽宮庭中生不欲進遂隱居大冶山不出漢
興鄼侯治未央宮需生急謀于人曰誰能爲我致
先庚生僉曰垂哉垂遂與友鉗牢共物色生庚生
來托鑽門令爲先容見鄼侯鄼侯言入乃入凡大

廈明堂雕椽朱戶無不延生生一入即使叛者合
喬者平力蓋足以服其心也暨殿宇大定鄼侯首
錄生勞白於上上大喜顧謂生曰朕得此定天下
猶運掌也因賜爵定侯割符錫券俾子孫世世用
之會大司農核海內戶口復晉生兼計部丞掌天
下民數登耗自十六至六十並皆繫之以故人無
長少皆識生雖悍夫武弁力能挽兩石弓不如一
識生間有不識生者衆共誚爲曳白生所與往來

談笑皆鴻儒人以此益重生晚遇盧子盧子示以詩有氣力龍鍾頭欲白之句益悔其見生遲莫也生屢與定策居要路輒蟠固不解人或以詩嘲之曰莫言深處難抽拔惟有羊啼與鐵鉗生噉然曰人用我入寧我自鑽耶帖不與較大定中居西鄙與冶氏熟冶氏得玄真子授以水火鍊形之術生喜曰昔人謂天地爲爐錘豈是耶遂盡其術日燥以離火鎔鎔爾赤也復翻身入坎水輒嘖嘖有聲

出益光彩洞徹人謂其得道始信鍛鍊淬礪之說孔蓋有以中生矣生踪跡不一或方或圓或大或小能與時短長或集轂輦或憑舟楫或處殿閣屋廬間生性直亦有時用屈出則定業處則懸高工作什器嘗賴生故人謂生用遍天下 國家定鼎初金母見生住冶城盧家驚曰此子尚錚錚耶人始知生爲鐵骨仙子姓因爲鐵氏或曰生卽容成公或曰非也唐開寶間有兄弟六人俱青衣隱雷

霧中從青丘元老護秘書秦伐蜀賴五人力士拖
石牛成道秦賴奏功生皆與焉天皇抵今若干歲
獨生流行人間延年不老配支氏壽符生子孫尤
振振春秋以來代爲世用人蓋謂成器利民之報
云

麴生傳

楊維禎

麴生酒泉人也名不一或曰醇或曰醢曰醪曰醕
或又以其善眩幻顏狀呼之曰醢曰醕曰醪曰醕
有嫉之者則斥曰醢皆人好惡之辭非生本名也
生初降精于星孕于麴母高禰師造于夏人儀狄
氏或曰陶唐時已尊生于衢器堯祿之千鍾舜器
重生亦酌之以秦尊其人區區溫雅凡冠婚喪祭
朝燕享禮無不預號爲通才尤善導引辟穀之術

故其人最善壽飲其德者可千日不食人薰漸其化無不粹面陶出其性真然以爲剛則悍怒者化柔嘿以爲柔則訥者倚之有言慳者挾之有奮始生從儀狄氏進禹時先自筮其繇曰得醴于泉得祿于天寔用禮節其爵世延勿至甘言至于流淪則罔不顛生得繇欲不往狄強之禹見生于食前果惡之曰麴生之言甘後世必有以之亡國者迺與狄俱斥絕之五子遂述禹戒以作歌迨至商武

丁舉傳說以生自喻而期說爲蘖生者生名始重後受不道爲深池位生時伴食生者三千人商用是亡君子始信禹誠之不人妄商亡入周周監商轍使正掌之大尊監之周旦又以戒成王王亦以誥康叔生復遊魯幾以薄德陷共公于楚王生名稍減退放肆市間而先民獻酬之禮荒矣秦興苛律禁生羣聚民間漢高皇賤時常就生民間飲王媼武負家逮定天下生在上所羣臣皆倚生宴見

上至甘爭上罪生申用秦律三人以上無故飲生者罰金四鍰文帝時始賜生于民酺三日武帝晚年耗用又俾生酤權民間利毫析不遺雖博陸侯第私藏生至京兆吏斧關椎鑪罌以捕漢法衰生隨好事者時時至楊子雲家以問奇爲事生將隱去矣曹操柄國以年飢復罪生表上禁錮法將作大匠孔融力爭之不從君子悼生之行禮與頤養民者迺終以權與錮敗哉生歷晉唐名復盛陶處

士潛家無貲劉始安送錢二萬潛卽轉生生受不爲汰唐諫議大夫陽成所得俸錢計鹽米外餘悉送生所生亦不辭生迹雖嗜貨心實儻盪無計較以故不問人賢鄙貴賤老穉皆獲與接顧獨郤交老釋氏與喪服之士其人或潛致生往者生輒能形見之其去就辭受非人所取量若此惟性過和順雖樂君子宴娛亦貪與婦人俱漢司馬相如竊卓氏至臨邛人不得窺獨生得狎之壚頭晉阮公

籍東隣有美婦亦與生狎至招王安豐輩時時過
生所借生執臥婦側末與王永安婦交掌娛人則
法士所羞譚也 今上起生青州從事上見其貌
古而平中粹然問壽幾何對曰臣自農皇時至于
今二萬五千四百二十有八甲子矣問壽何術對
曰臣不知他術惟不死天和耳上方有事南郊及
養老錫功一採生古禮生定一代儀稱上旨升從
事秩歡伯又加爵醉鄉公食若干戶後歸老于鄉

莫知所終

太史公曰予嘗疑麴生之爲人稱聖矣而溺之
者亡國殺身則斥曰狂然交神明揖遜俎豆又
何其唯唯耶然則生一人顧用者何如耳論者
曰良將伏一箠投河上而三軍爲之死一陷反
間則宵遁爲敗軍之將此其用善不善効也觀
于生之用而卜成敗雖千世可知已

陸誥傳

唐子西

陸誥麴城人少與壺子商君相友善約先貴無相忘已而壺子任太常商君任主爵都尉通顯矣而誥方青州從事壺商等上疏曰臣等亡狀蒙陛下器使待罪九卿自非得天下賢聖與之同升則非但無以副陛下傾渴而臣等亦自不滿臣友麴城陸誥者舉世莫能測其爲人以為剛又無虐以為柔又有立文雅醞籍號爲醇儒至論全身保家治

國安天下則又似謀臣策士往時袁盎相吳王驕
日久數陷害二千石盎用其兄子種計與譖厚善
卒賴其力得脫虎口以歸此全身之道也呂太后
時羣臣動見覆族呂須讒陳平曰平爲相非治事
專從譖戲婦女太后聞之私獨喜而平得以全其
宗此保家之效也河南獻王脩德爲仁義天子不
悅王懼日召譖相狎侮天子乃不疑王此治國之
效也漢興高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旣明而吏乃欲

更爲文刻曹參獨日夜與譖語不厭相事幾廢而
民間作畫一之歌此安天下之效也臣聞王者尊
有德進有功今譖旣賢聖而上自朝廷郊廟燕享
下至田里冠婚聚會譖未嘗不在其間功效不爲
後人而位青州從事簿空置臣亡益上從其言遣
壺子持節召譖至見上歡甚是日拜譖光祿勳頃
之封醴泉侯食千戶譖嘆曰生我者天地成我者
壺商也二人旣薦譖以身下之然上每念譖輒并

召二人諳卒謚懿侯子醇嗣至曾孫醜不肖以罪廢國除諳既沒二人亦斥疎不復召用云

太史公曰漢興陸賈以辨說游公卿間名聲籍甚爲大中大夫以壽終而諳復以德業位九卿賜爵列侯傳國數世陸氏之先豈有天祿哉

玉友傳

劉跋

玉友其先出自后稷得姓九種別爲禾氏居官長子孫又爲庾氏有子粲從儀氏受道家術術成一息千日大寒凝海而不冰世稱以爲神其後子孫命氏不一唯甘氏最著傳數世有壺公旣仙去歷千數百歲挹之輒出世謂玉友後或曰壺公者無冬夏隱壺中時時猶復往來人間今玉友卽壺公也爲人精白不雜處少時帶經就春方士中黃生

白水真人一見定交杵臼之間相與差擇淘汰復
脩儀氏術蒸烝柔和羣居化之雖蓬室瓮牖投者
如婦一巾一瓢意湛如也好事者或載與俱出所
至爵者避席一坐盡傾既去人思慕若渴平陽侯
爲相獨親厚之吏士人人爭欲進說皆不得間故
人徐公爲郎言于朝曰此臣家中聖人也去遊荆
楚荊州牧虛齋中以館之使其子伯雅叔雅季雅
受學焉嘗得董生春秋玉盃書閱而喜曰知吾趣

者不在玉盃中乎晚從王公子至山東東山聞聲
爭交驤河間老人一見心醉嘆曰吾屬徒知飲其
德莫知名其器因命史筮之遇_三需之比其占曰
吉是謂三益味道之腴澤外晬中冰雪與居非金
非石其臭如蘭有孚盈缶富以其鄰殆將有不塵
之好得于宴樂之間因賀曰斯人玉也諸君其得
而友之乎老人頓首幸甚字之曰玉友初甘氏宗
族旣衆仕宦高者入侍太宮奉祠祭其在州郡爲

平原督郵爲青州從事或封宜城侯劇陽子下至
斗食丞甚衆其餘散居里邑田野往往求鬻自售
無老幼賢否皆得與之交倡優下俚狎溺尤甚號
爲歡伯愛之不容口由是交道遂漓縣官旣覺之
因著爲令盡收其財佐公上母得藏器于家清廉
之士至揭表自別獨玉友不然瑰意琦行門無雜
賓私淑諸人未嘗顯于時旣性所守亦其勢然也
與人接初若恬和而中甚烈天質醇白終始一致

炎涼莫能移奪平居固罕見之人或望其顏色皆
聘眙及深味其言無不心悅誠服識與未識以是
沾丐所及人忘其少讒者或恨其不滿聞而笑曰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他日老人坐草堂蒼官青士
列侍堂下風月佳夕獨玉友與桐君方有高山流
水之趣當是時玉友色愈粹風味愈勝相視莫逆
歡然絕倒老人嘆曰平生聞高士稱羲皇上人嘗
謂虛語今乃信然恨不使陶靖節見之客有邂逅

相遇者頽然內熱爽然自失人恠而問之曰見吾
玉友耶客長嘆曰閱人多矣疑其不從人間來其
爲人心服如此嘗自言吾師以寅生以西終故酉
日輒隱不見出處亦無常度或對客未竟人又于
他所見之或同時數家俱見雖人人自謂我良友
然似是而非者十九得其餘緒者十五而得其真
百無一二至於官府及市肆若裨販之家雖願見
之終不往浮沉於世莫知其所終

太史公曰甘氏得姓尚矣其後分封以邑爲姓
有中山氏青田氏桑落氏烏氏程氏郢氏此皆
著姓日以滋盛而玉友名氏弗章獨以德稱其
亦有以也夫其亦有以也夫或隱或見莫考其
出處此與蘄子訓左元方無以異浮沉方外野
人白士與之忘年而臣不得獻之君故余論其
行事未嘗不嘆息于斯焉

溫陶君傳

蘇軾

石中美字信美中牟人也本姓麥氏旣破隨母羅氏去其夫而適石氏因冒其姓始中美之生也其父太卜氏以連山筮之遇師䷗之爻是謂師之革䷗曰生乎土成乎水而變乎火坎以輶之坤以布之釜以熟之口以內之腹以藏之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能者樂之以爲大腹不能者傷之以爲心病衆所說也善孰大焉故因以名字之中美幼輕

躁疎散與物不合得其鄉人儲子之意因使從滏
水湯先生游既熟遂陶而成之爲人白皙而長溫
厚柔忍在諸石中最有名儲子因秦故司馬錯李
斯子由趙高閻樂並薦于秦王得由甫田蔡甲肥
鄉羊奭內黃韓音子俱召見是時王方省覽文書
日晏未食見之甚喜曰卿等向皆安在何相見之
晚邪未見君子怒如調飢卿等之謂也自是皆得
進見充上心腹賜爵士更上食典御旦夕召對所

獻納時或粗疎上未嘗不盡善也秦王以嫪毐事
出文信侯而遷太后怒恚數日不食中美乘機進
諫上說賜爵徹侯食溫定陶一縣號溫陶君中美
既被任用凡有造作自丞相以下莫不是之其爲
人柔和有以塞讒人之口故也他日秦王坐朝日
盱意有所思亟召中美將虛以納之中美不熟計
以進其說頗剛鯁志不快之者累日有博士單軫
說上曰爲其所傷矣宜有以下之卽無患因追其

弟子已升元華於上上意稍平然自是遂疎中美
不得爲尚食矣中美曰吾爲尚食日夕自謂不素
餐矣者今吾與羊生輩皆不得進縱復有用者將
誅辱乎昔也得充心腹而今也遽不信是有不善
我之心雖使時或思我彼將不盡矣遂稱疾以候
就第其後子孫生郡郭者散居四方自號渾氏扈
氏索氏石氏爲四族云

儻母傳

王 鏊

儻母者蜀之魚鳧人也不知其世次所自出相傳
黃帝時有神自天降女身馬首人以其狀儻儻然
也號曰儻母母爲人柔婉有婦道以其醜也嫁久
不售母雖婦人而有經綸之志嘗曰使吾得志可
大庇天下寒士俱懽顏也自比筦葛時人莫之許
會黃帝時西陵氏位長秋後宮之屬未備母以布
衣進於帝曰妾願以其不才之身充下陳報筐筥

帝曰汝何有對曰妾無有也使一旦得備箕帚願捐吾軀劓吾腸以報方今黑帝起北方爲嚴刑以肅殺天下陛下用妾經營之可不戰而退三年之後變隆冬爲陽和如妾之愚且欲爲陛下定禮樂上衣下裳山龍華蟲宗彝藻米以黼黻皇猷使天下覩文明之治可乎帝大悅遂以屬后曰是所謂王臣蹇蹇非躬之故者也母有巧思而拙於自防后寵日甚而後宮皆妬之曰是所謂蛾眉不肯

讓人者邪母日侍后三俯三起帝憫其勞也封爲長桑君母嘗請于后曰妾侍巾櫛食恩多矣後當吐而還之居無何其種滋殖后視之如已出親爲之浴上賜洗兒錢旣而卜三宮世婦之吉者飼之密室旣成厥家世婦以見於后肌肉玉雪衣裳縞然后竦然改視爲副禕禮之旣而有譖之者曰母小人也避涼附炎且其性殘虐採物多矣后怒請帝加炮烙之刑帝曰吾聞惡不善如探湯請以試

之母怡然受之不變徐曰吾固願劓吾腸以報雖
就鼎鑊其甘如飴后愈怒于是聚其族抽其筋以
頒賜天下既而悔曰不可使母無嗣乃留其子子
遂飛去自相夫婦其類益蕃至周文王時求其子
得之蜀封以五畝之宅使食邑焉至以其功配后
稷曰此二人者不可一日無者也其後歷代帝王
莫不崇尚而后與夫人嘗禮之以爲天下先及尹
鐸爲晉陽欲遵以爲治簡子不可乃止其後秦用

之卒滅六國

太史公曰自古人臣立功者多矣未有婦人立
功作爲文章制度以衣被天下如母者也可諱
矣然母始以功見寵後立蒙戮古稱多才爲累
功高不賞諒哉

唐密皇傳

閔文振

唐密皇諱壺伯姓豐氏系出唐陶氏先世居豐丘以地命氏上祖性質毒烈子孫代有祖風與人接初若逢逢然可近至其尾後輒肆誅刺使人壅腫不可當人以是多畏惡之聞其先聲懼及飛禍輒拂袖引避族後益蕃散從四方因風氣之異種類亦別居鬱林者其種甚小形淡黃大作室廬戶牖聯萬餘間分房而居寬隘均整居黃岩朱崖者頗

染夷習形巨而黑好依高峻處或房居或穴居者
別號土豐氏穴居又有居嘉州澤州堂邑廬陵者
與人親近不喜散處採材爲窠聚族同居其種頗
類鬱林之族獨爲人所仰重餘種流散東郊大野
之墟新市平林之地有長腰者有脩股者有腰細
而形瘠者名號不一或曰蝶羸或曰蒲盧或曰蠶
螭雖同祖而派別益分者也諸侯並好毒人而黃
岩朱崖尤甚尹伯奇母謀殺伯奇有豐氏子至其

家母留之請去其毒繫之衣託以售讒吉甫信伯
奇不能辨遂自死後漢賈萌起兵討王莽豐氏子
聚黨附萌車衡主簿嚴豐力諫以爲不祥萌不聽
果見殺豐氏有號王父者聞而恚曰夫尹伯奇孝
子也賈萌忠臣也並以豐氏子而死使後世謂我
豐氏有殺孝子忠臣之名永永受人唾罵吾耻之
矧天地好生而吾族爲之吾懼吾族之不永也遂
戒其後務施德不得復爲毒諸侯並受戒自是人

不相犯不輒毒且曰昔伊尹以滋味求進志利人
也吾無以利人如伊尹何乃相與攻醞釀之術以
溜液爲膏澤并撤其露房入藥籠中可愈人疾有
道士見王父相之曰君有功于族且能致利于世
當有王者興用大豐氏之族于永世乎一旦王父
夢黃纛輅車騶從百萬輩各携異花簇擁入其家
駭而悟明日筮之得易之乾占者曰飛龍在天符
在飛族然陽始萌芽應公當有子貴不可言已而

生壺伯有黃赤氣藹然蔽房戶狀貌殊異體大而
碩顏色炯然微青以蒼見者嘖嘖曰此豐氏亢宗
子也及長益端重有威儀出入不妄間挾羣族游
衍花柳間澹然無嗜好羣族過人或不免發狂態
壺伯輒叱止之人雖犯已漠然無校羣族愧服共
稱爲無毒公婦戴者日衆蓋有成聚成邑成都之
遺風焉羣族忽自相雄長潰焚日甚老成百輩竊
憂之相語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今吾族潰

亂如此不已必亡蓋聞治世立嫡亂世立賢吾族
莫如無毒公賢立以爲主誰不服者亂斯定矣僉
曰都乃進再拜以告王父遂告壺伯曰羣族無主
擇賢惟無毒公爲羣心所服宜從衆望壺伯愕然
答曰不敏何修式重不得之辱不敢聞命僉退明
日爲啓勸進曰密勿無依悵久虛乎龍馭胥臨有
紀竊共效乎蟻忱圖惟一統之尊弭此肆毒之禍
睠言翼戴瀆藉章封恭惟明公位下徽聲無毒華

胄有唐夢協携花輔擁已蕃於騶從占符飛族利
見尤應夫龍興羣志景從萬房翹仰漢宣木葉之
宇旋起仄微周武赤烏之祥卒拯荼毒花孰與葉
烏豈如龍矧茲羣鋒交闕之秋竚時一玉出鎮之
力苟俾經營各定其分庶幾咀嚼並獻厥功拙若
投窗免受譏於神瓚幻如吐飯寧見弄於仙翁靡
關有衆之私實系無疆之慶覲垂俯順勿執終辭
啓上告諸王父王父諭壺伯不得重違衆請乃下

令曰靜言揣已合遂封才顧念秉勤莫終讓德寔願屯聚之衆共亮采納之衷毋隋課功永延正統其議踐尊事宜次第施行僉相與定國都建宮殿繁布金房疊構玉宇造王臺於中條上禮儀以是歲三月上日備法駕列仗衛奉無彘公祀告天地卽位於王臺之上國號大唐志先系也建元曰甘和追王先祖尊王父爲太上皇立皇后萬氏萬本姓蠆或省蟲爲萬設百官立考課法常朝應海潮

一日兩衙雖風雨寒暑不廢臣民各恭其職上下截然罔敢紛亂民近豳俗誦晝茅宵綯之句亟其乘屋稠居國中春析夏因猶有陶唐順則之風國圍以城懼有踰越之奸穴門以竇出入不得門行且先後有序上憶携花之夢乃下詔曰夫取下奉上列倉廩以儲穀祿古之制也而賢者謂之厲民自養朕用惕焉載思上聖嘗草茹毛民用熙恬竊實嘉慕自今其棄田以爲園囿凡作甘不得務稼

穡賓祭用酒代以玉露而饗飧糧儲悉取羣花昔
陳皇剪綵亦足悅心而羯鼓之催實吾同國故事
也宜定賦名曰花課永遵昭制以應朕始生之兆
由是舉國競採擷殘花鮮莖四取罔遺遠圃近郊
絡繹相屬多與胡野娥之黨相馳逐踰入垣墻爭
春奪色時人故有紛紛過墻春色鄰家之詠背岩
幽谷紅芳未歇或疎籬落英餘香可尋間得善爲
媒者轉致消息引羣往來故野無隱美而國有餘

蓄識者惜其括取太盡至擬之爲花石綱若宋朱
勔之流歟蓋其性篤于奉上雖三時驅扇兩股劬
瘁不自爲勞出作之頃猶喧然爲謳吟之聲不輟
故爲主咬花趨衙供課孟東野黃山谷之詩並實
錄也以是知無爲之治上之所感深矣歲冬課程
報就輒厄于煙逼並避樂土人宿取其釀製而合
之號曰花液散如甘露凝如割肪冰鮮玉潤髓滑
蘭香世共寶之亦以上供上賞其利用之功並復

其身有渣滓亦納內府俗呼納轉音爲蠟歲時贊
祝粘固封緘罔不需之而液味甘甚梅氏李氏及
諸族子姓苦酸澁者得液漸涵浸漬久則變化其
氣質竝爲佳品又善和酒絕醇釀蘇東坡傳於楊
世昌作歌有云真珠爲漿玉爲醴蠟爲耕耘花作
米三日開瓮香滿城甘露微濁醍醐清且歸功豐
氏以爲大勝監何侯焉萬皇后居王臺後宮逾年
生子冊爲皇太子旣而連生諸子稍長上皆錫之

封國分其族王之當發或團如甕或鋪如扇各擁
其王以去奸細或不利分封以棘刺關于王臺王
子多見害者諸王之國各以家法從事所至並蒙
利澤上在位日久倦于勤勞方議內禪遂以疾崩
皇太子嗣位葬大行皇帝于甘陵上尊謚曰統天
萃聖至讓崇恬密皇帝館閣大臣稱天爲哀誅之
辭其畧曰啓運以無毒以德而王也得孟子保民
莫禦之旨王子盡復爲王一姓一君上下有定分

也得周家封建同姓之制其下各勤乃事不惰其職也而盤庚罰及汝身之戒爲費辭王之所在無敢造亂爲毒法令之行也而秦孝公徙木立信之詐爲贅疣取多則飢取少則隋飢則不蕃惰則不力惟循中制者什一之遺意也堯舜輕重不過之法致輒爲貉桀而虛設嗚呼休哉今神馭往而睿範永留今斯秩秩繩繩行洪緒於億萬千祀其茲之繇兮後世稱創業哲王必曰唐密王云密當作

蜜嫌於嗜味易蟲從山今其族益蕃封國徧天下君子謂豐民可稱有道之長矣

贊曰王者天下義主夫義者宜也宜民宜人詩稱顯德焉帝王肇軌秦隋短祚其區孔辨矣蓋廣德焉民之趨也懷德者民之止也有德惟王天之順乎古之通乎密皇氏弗囿厥族篋毒卽德幾易世類克流多澤可謂邁迹自身聖哲共嘉者歟而統有弘業延休罔窮可以觀理定矣

矧章紀信度國用恬謐抱真靈者反或載乎報
顏吁可悲也耶惟夫遐遺穡事雖幾辟穀之智
而生本斯隳殆非可訓者也

俞黝傳

嚴時泰

俞黝者游海人本姓墨氏翟之裔也入漢以來始
改姓焉黝生而多趾及長瞠腹駢脇脩髯豐頰望
之知爲偉人性雅好讀書常曰吾耻爲白丁每乘
扁舟泛海上載圖書數卷沉潛其中武帝建元初
年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或勸之就荅曰爵祿
者上之以餌士者也吾豈若優游於此哉深自韜
晦絕意仕進久之上聞其名使水衡都尉羅密往

清輝編 傳類
海上物色之不得上曰詩云溯游從之宛在水中
央自古高尚之士大率大致如此也或言黜舟泊
處文光鬱郁無難覓者上復使密求之果得焉黜
與密俱詣長安明日當陛見密顧黜謂曰君顏色
頗黧恐上乍見之必駭嘗聞園萋能去黑盍去諸
黜笑曰天生黑于予園萋其如予何及見上上注
目良久曰是故所謂墨客者耶旣而曰君安在何
相見之晚也問以治安之道黜敷奏數千言皆自

肺腑中流出上覽而奇之拜爲子墨客卿自是恩
寵日加每宴飲必命與白羔羊耕及諸珍等侍而
雅意向黜餘子備取充數而已常曰與羔等飲但
知羅列臚葷惟黜在乃可謂文字飲耳耕等忌之
從而媒孽其短曰黜文譎恠幻誕宗尙老氏其說
卒歸于無陛下欲親近儒臣無如松滋侯陳玄者
玄文典雅可以垂久非黜所及上曰朕固知黜非
玄匹所以任用亦自不同特以爲比若等則有間

耳耕等慙謝一日上問黝舟居海上何恃而不恐對曰每遇風濤起遠岸則下石近則維之以纜是以不恐耳上曰善哉他日舟楫之任當屬之君矣耕等聞而益忌之復譖于上曰黝之先爲寒鳥所化今其吻尚如鳥喙蓋遺體然也又曰黝貪墨暴厲雖頗有文辭要不免爲堯言而蹠行者願陛下察之上曰玄鳥生商古之善用人者或取諸盜賊吾復何拘朕之得黝如魚水也若等勿復言黝聞

之感激至泣下愈以忠鯁自許時上方好神仙方士或言黝善導引吐納之術能縮趾至頤間上以問黝黝對曰臣但聞寡慾可以養心心得其養自可延年不知所謂導引吐納也上默然未幾上有疾醫云黔人脊榦生得之可療時內外臣工無如黝之黔者黝聞之欣然謂醫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況吾受上恩素厚今日豈敢自愛耶然此不可使聞于上在吾自爲之耳乃密就刺客金鉞委以

身焉醫得其榦以爲藥天子服之果愈已而召醫
行賞醫辭曰此非臣所能以黜之榦爲之藥也上
不覺失聲曰我雖不殺俞黜黜由我而死爲之嗟
悼不已詔厚賻其喪賜葬腹裏地仍贈爲文忠侯
黜無嗣尋錄用其族云

太史公曰墨子之道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夫
施于天下固不可施于君父則惟恐其不然也
黜本墨氏裔而能爲君以殺身豈非善用其道

者乎至于因帝吐納導引之間而以寡慾養心
爲對尤可爲深中帝心之膏肓者醫知黜以身
爲帝之藥也久矣嗚呼此豈醫之所及知也哉

江瑤柱傳

蘇軾

生姓江名瑤柱字子美其先南海人十四代祖媚川避合浦之亂徙家閩越閩越素多世人聞媚川之來甚喜朝夕相與探討又從而鐫琢之媚川深自晦匿嘗喟然謂其子孫曰匹夫懷寶吾知其罪矣尚子平何人哉遂棄其孥浪迹泥途中潛德不耀人莫知其所終媚川生二子長曰添丁次曰馬頰始來鄞江今爲明州奉化人瑤柱世孫也性溫

平外慤而內淳稍長去襮類頎長而白晳員直如
柱無絲髮附麗態父友庖公異之且曰吾閱人多
矣昔人夢資質之美有如玉川者是兒亦可謂瑤
柱矣因以名之生寡欲然極好滋味合口不論人
是非人亦甘心焉獨與峨嵋洞車公清溪遐丘子
望湖門章舉先生善出處大畧相似所至一坐盡
傾然三人者亦自下之以謂不可及也生亦自養
名聲動天下鄉閭尤愛重之凡歲時節序冠婚慶

賀合親戚燕朋友必延爲上客一不至則慊然皆

云無江生不樂生頗厭苦之間或逃避于寂寞之

濱好事者雖解衣求之不憚也所居上光常射井

鬼間

未宮
巨蟹

且曰吾子孫上應列宿不與人同後凡

謹慤有風骨者皆其苗裔王子牟公孫捷叔孫敖
稱焉然惟索聲聞最著漢武帝時索祖解學縱橫
家尤喜武事嘗曰安得介士橫行天下邪出沒江
湖必擁劔自衛食息未嘗置夜見烽火輒舉族馳

赴之動不量力竟見執解本豪俠自縱始坐簾箔
不脩受籠絡頗不能平洎延見尊俎則又披露心
腹無所隱時作酸語尤可人皆曰有味其言之也
至其大過議論風生或者病之又好鉗刺人至流
血不瞬目用是醜類多爲人所遷怒上命召鑊有
不得志于解者倚闌相窺誚解勃然曰大丈夫生
不五鼎食死當五鼎烹耳往年彭越起澤中王梁
高帝功臣無出其右者終于菹醢吾何愧彭越哉

索時尚幼不在行得不死少長嶄然見稜角然胸
次不糾結或謂之無腸公子以故王公大夫稍前
席之索一日渡漆沮語人曰吾家得姓來久聞諸
長老春秋時族最盛雅善申枏獨不喜漆雕氏與
之居輒敗之化爲水豈是也耶初在田野不願仕
力耕穀腹外無他嗜是時朝廷以名位釣岩穴之
士搜訪無遺索恐及愈潛沉伏隩道經砂磧留迹
隱然類西域人畫草芴行爲書記狀人因得踪之

強羅致焉朝廷議以爲酒泉太守索聞之嘆曰吾族素不習關中水土酒泉地益西非所宜處處不得生還業已出噬臍無及旣而命果下固辭不拜元帝初卽位姑徇其志拜九江刺史發摘甚力萑蒲以不警漁者利之未幾上思見甚徵拜祭酒先是有與索同年生者好爲堅白異同之辨每十月益壯或謂其能敵虎月旦在索上呼爲雄甲子語尖新因索亦得薦進然終不甚見賞索年浸老中

愈充實上曰卿所謂霜降水涸之秋矣筮卦之得黃中通理美暢四支之象封內黃侯雖見寵用至左手與之攜持然嘗鞅鞅曰江湖予樂也寧久糜好爵邪卽日上印綬歸索素有祖風負恃海濱每謂縱橫之事意者復起于斯乎時時礪劔戟上聞而怒曰索吾生其死者是欲奚爲不早圖之必貽田畝憂發兵掩捕悉就縛檻車傳詣京師上想見其風味釋將復用索入見乃曰介胄之士不拜上

察其志異命烹之

國史贊謂縱橫之家禍人甚矣然亦卒自禍郭
解以此死而索又不能蓋前人之愆祖孫同軌
悲夫

鵬傳

昔黃帝少皞氏之世鳳鳥適至故爲鳥師而鳥名
命鳳皇爲百禽長當是時南山有鳥其名曰鵬鵬
之性鷲而健貪而狡稻粱之甘木實之美鵬不屑
焉資衆禽之肉以爲食鵬之徒實繁其與鵬同氣
而異質者鷹鸇鳶隼鷓鴣鴟鵂皆助鵬爲虐者也
其異類而同姓者鴟鴞鴝鵒梟鳩訓狐鬼車其惡
與鵬同特其材異耳然鵬有大小小者從鷓鴣鴟

雀力可制則制之大者雖鴻鵠不畏也故鵬之所
在衆禽皆逃散遠去標枝無安巢灌叢無息羽鵬
無所得食則遣操詭辭招衆禽之過而愬諸鳳曰
鴻雁背北而來南是叛者也鸚鵡舍禽言習人語
是姦者也倉庚出幽谷遷喬木是冒越者也鷦鷯
秋冬遠遁是避役者也烏知吉凶言妖祥以惑衆
聽鵲填河以阻水利鳴鳩攘鵲之居鴛鴦荒淫無
度鷗好閒鷄好鬪毆相傷鳧鷖鷓鴣鴨習水戰鷓鴣

白鷺得魚不稅孔雀有異相杜鵑催婦令戍卒逃
亡提壺勸人飲酒生事是皆有罪不治將益甚鳳
皇惑焉命爽鳩氏治之鵬與爽鳩相爲表裏窮山
谷搜林麓禽之出者搏之逐之攫之拏之啄齒扼
吭裂肪絕筋磔毛揚風洒血殷地尸遇之者無噍
類其餘皆周章振掉謀所以免禍者毀巢破殼空
所積以奉爽鳩且以賂鵬使勿執於是鵬之勢益
張而衆禽之生理日感其爪距稍利者慕鵬所爲

則起而效之其鈍者深藏遠竄餒死於草莽相藉也而鳳皇始憂之聞蓬萊之顛有胎仙焉胎仙名鶴號青田翁廉介而潔白和平而好生於是徵爽鳩使鶴築軒而治之鶴乃與鳳皇謀曰夫鵬其始一而已自子之不戒而使之蔓延今之爲鵬者何其多耶昔之鵬名鵬字鵬形鵬性鵬本爲鵬者也今有非鵬而鵬者何也鵬則得食不鵬則不得食鵬則有利而無害不鵬則利未見而害常隨之故

不容其不鵬也今禽之產子者願爲鵬鷁之習飛者學爲鵬形狀與鵬異者又冒爲鵬不誅其渠魁殲其克醜以勵其餘吾恐鸞鷁鷩鸞神雀大鵬金翅皆化爲鵬耳鳳皇曰善奏請于帝帝遣虞人持弓矢張網羅隨鵬而磔之鵬之徒盡斃勅天下無留鵬故其餘黨皆屏迹匿影不敢出衆禽始得安於生養以盡其天年此皆少皞氏之恩鳳皇與鶴之力也太史公曰鵬姦禽也暴惡受誅固宜吾獨

懼今之人子務養鵬意有所欲舉鵬而放之求衆禽之血肉以肥其驅殊不知少皞氏之戒也嗟夫害物而日益者刑雖未及天必譴之其鵬豈足恤哉

寧鳩子曰屋廬生東遊海上見一鳥據磐石舍目不視衆鵲隼類率爲擇羽洗足啄糞行則夾翼以飛復驅若類旁擊衆鳥之不附已者事聞鸞鷲氏鸞鷲氏嘉其直而衆鳥之禍益烈矣是鳥也豈亦鵬之類耶噫鵬罪無容誅矣吾獨悼夫世之囚鸞鳳而縱鴟梟祥九頭而妖百舌何爽鳩氏之多而青田翁之少也

中山狼傳

葉 藿

趙簡子大獵於中山虞人前嬖奚騫右捷禽鷲
 獸應弦而倒者不可勝數有狼當道人立而啼簡
 子怒唾手奮髯援烏號之弓挾肅慎氏之矢矢發
 飲羽狼失聲而逋簡子怒驅車逐之驚塵蔽天十
 步之外不辨人馬時墨者東郭先生將非適中山
 以干仕策蹇驢囊圖書夙行失道卒然值之惶不
 及避狼顧曰先生豈相厄哉昔隋侯救蛇而獲珠

蛇固弗靈於狼也今日之事何不使我得蚤處囊中
以延殘喘乎異時脫穎而出先生之恩大矣敢不
努力以效隋侯之蛇先生曰嘻私汝狼以犯趙孟
禍且不測敢望報乎然墨之道兼愛爲本吾固當
有以活汝也遂出圖書空囊橐徐實狼其中前虞
跋胡後虞寔尾三內之而未克徘徊籌處追者益
近狼請曰事急耳惟先生速圖乃跼蹐其四足索繩
於先生束縛之下首至尾曲脊掩胡蝟縮蠖

屈蛇盤龜息以聽命先生先生如其指入狼于囊
遂括囊口肩舉驢上引避道左以待趙人之過已
而簡子至求狼弗得不勝忿怒拔劍擊轅端示先
生罵曰敢諱狼向方者有如此轅先生伏質就地
匍匐以進跪而言曰鄙人不慧將有志於世奔走
四方寔迷其途又安能指迷于夫子也然聞之大
道以多岐亡羊夫羊一童子可制之尚以多岐而
亡今狼非羊比也况中山之岐可以亡羊者何限

乃區區循大道以求之不幾於緣木守株者乎况
田獵虞人之所有事也今茲之失君請問諸皮冠
行道之人何罪哉且鄙人雖愚亦熟知乎狼矣性
貪而狼助豺爲虐君能除之固當窺左足以效微
勞也又安敢諱匿其踪跡哉簡子默然回車就道
先生亦驅驢兼程而進良久羽旄之影漸沒車馬
之音不聞狼度簡子之去已遠乃作聲囊中曰先
生可以留意耳願先生出我囊解我縛拔流矢我

臂我將逝矣先生舉手出狼狼出咆哮謂先生曰
適爲趙人逐其來甚遠雖先生生我然飢餒特甚
使不得食亦終必亡而已矣與其餓死道路爲鳥
鳶食毋寧斃於簡子之手以俎豆趙孟之堂也先
生旣墨者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又何吝一軀不
以啖我而活此微命乎遂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
生倉卒以手搏之且搏且卻擁蔽驢後狼逐之便
旋而走自朝至於日中是狼終不能有加於先生

先生亦極力爲之拒彼此遂至俱倦隔驢喘息先生曰狼負我狼負我狼曰吾不獲食汝不止相持旣久日晷荐移先生心口私語曰天色苟暮狼若羣至吾死矣夫給狼曰民俗無疑必詢三老第行矣求三老而質之苟謂我當食我死且無憾狼大喜卽與偕行踰時道無行人狼饑甚望見老樹僵立路側謂先生曰可問是老先生曰草木無知叩焉何益狼曰第問之彼當爲汝言矣先生不得已

揖老樹具述其始末問曰狼當食我邪樹中轟轟有聲謂先生曰是當食汝且我杏也往年老圃種我不過費一核耳踰年華再踰年實三年拱把十年合抱於今三十年矣老圃我食之老圃之妻子我食之外至賓客下至奴僕我食之又時復鬻我實於市以規利其有德于老圃甚腆今老矣不能斂華就實老圃怒伐我條枚芟我枝葉且將售我工師之肆取直焉噫以樗朽之材當桑榆之景求

免于主人斧鉞之誅而不可汝何德于狼乃覬倖
免乎言下狼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狼爽盟
矣矢詢三老今值其一何遽見食邪復與偕行狼
愈饑甚望見老特曝日敗垣中謂先生可問是老
先生曰向者逢草木無知謬言害事今牛又禽獸
耳更何問焉狼曰第問之不問將啞汝矣先生不
得已揖老特再述其始末問曰狼當食我邪牛皺
眉瞠目銛鼻張口向先生曰是當食汝我頭角繭

粟時筋力頗健老農鍾愛我使我貳羣牛從事于
南畝旣壯羣牛日以老憊我都其事老農出我駕
車先驅老農耕我引犁效力老農視我如左右手
一歲中衣食仰我而給婚姻仰我而畢賦稅仰我
而輸今欺我老弱逐我於野酸風射眸寒日吊影
瘦骨如山老淚如雨涎垂而不敢收步艱而不可
舉皮毛俱亡瘡痍未差邇聞老農將不利於我其
妻復妬又朝夕進說其夫曰牛之一身無棄物也

其肉可脯皮可革骨角可切磋爲器指大兒曰汝受業庖丁之門有年矣胡不礪刃於硯以待乎跡是觀之我不知死所矣夫我有功老農若是其大且久尚將蒙禍汝何德于狼乃覬倖免乎言下狼又鼓吻奮爪以向先生先生曰欲速遙望老子扶藜而來鬚眉浩然衣冠閒雅蓋有道者也先生且愕且喜舍狼而前拜跪涕泣致詞曰乞丈人一言而生丈人問故先生曰是狼爲趙人窘幾死求救

于我我生之今反欲啣我我力求弗免誓定三老初逢老樹強我問之草木無知幾殺我次逢老特強我問之禽獸無識又幾殺我今逢丈人是天未喪斯文也願賜一言而生因頓首杖下俯伏聽命丈人聞之歛歔再三以杖叩狼脛厲聲曰汝誤矣夫人有恩而背之之不祥莫大焉汝速去不然將杖殺死狼艱然不悅曰丈人知其一未知其二初先生救我束縛我足閉我囊中我跼躄不敢息又

蔓詞以說簡子語刺刺不能休且詆毀我其意蓋
將死我於囊而獨竊其利也是安得不啞丈人顧
先生曰果如是亦既有罪焉先生不平且道其囊
狼之意狼亦巧言不已以求勝丈人曰是皆不足
信也當試囊之我觀其狀果困苦否狼欣然從之
先生囊縛如前而狼未之知也丈人附耳曰有七
首否先生曰有于是出七丈人目先生使引七摘
狼先生猶豫未忍丈人撫掌笑曰禽獸負恩如是
而猶不忍殺子則仁矣其如愚何遂舉手助先生
操刃共殲狼棄道上而去

國



沈
類

傳
類

三

